



油坊胡同的蝶变

□文/摄 石晓明

在速度至上的时代脉搏里,城市褶皱中蛰伏着另一种生命律动。人们愈发向往那种充满人情味的“慢生活”,而这样的生活,正如时光褶皱里的烟火图腾,比如一条老街、一条胡同。当文旅产业唤醒沉睡的街巷记忆,佳木斯的油坊胡同正以国家级旅游休闲街区的身份,将百年烟火淬炼成舌尖上的龙江密码。站在霓虹与青砖的交界处,彩灯瀑布下的每个摊位都是活态历史书页,飘散的香气里叠印着三代人的味觉乡愁。

油坊胡同 记忆里的乡愁

华灯初上,站在油坊胡同的入口处,恍惚间仿佛穿越了时空。这里没有摩天大楼的压迫感,也没有商业中心的喧嚣,有的只是斑驳的砖墙、飘香的小摊,和一代代佳木斯人关于味道与乡愁的记忆。走进油坊胡同,仿佛走进了一部活着的城市史,每一块青石板、每一缕香气,都在诉说着百年变迁的故事。这里的故事,是味蕾的盛宴,是乡愁的沉淀,更是一座城市百年变迁的缩影。眼前这条被彩灯装点得流光溢彩的美食街,与记忆中那个卖豆腐声唤醒清晨的幽静胡同重叠在一起,令人感慨万千。

油坊胡同,1931年就因与司礼监胡同共享官供体系有了历史荣光,而今褪去油渍的梁柱挂上了文旅部的金匾。记忆中的“四扒馆”肉饼香气与炉灰渣铺就的小路,在政府改造中涅槃为夜经济心脏。那些跳房子的童趣、等豆腐梆子的清晨,都化作美食街地砖下流动的文化血脉。

四十多年前,我家就住在这油坊胡同。据说这油坊胡同的名字,源于胡同里的一座老油坊。那时的油坊胡同,安静得仿佛与世隔绝。清晨,卖豆腐的吆喝声打破胡同的宁静。伪满时期低矮的平房和泥泞的小路,仅有几家商店点缀其间。最难忘的是“四扒馆”,一家因“四样扒菜”得名的老饭店。父亲患肺结核时,母亲总让父亲去那里“开小灶”,而年幼的我,总能得到父亲留下来的一张肉馅饼,那是一生中最好吃的东西,成了我童年最奢侈的味觉记忆。

胡同变迁,是这座城市发展的缩影。那时,身为厂长的母亲曾带着工人用炉灰渣修路,让雨天不再泥泞;卖豆腐的吆喝声是计划经济时代最鲜活的记忆;孩子们在胡同里跳房子、打口袋,这里是唯一的乐园。如今,母亲不在了,砖石小路消失了,但油坊胡同却在政府的改造下焕发新生,成为佳木斯夜经济的“金字招牌”,将油坊胡同打造成了一条灯火辉煌的美食步行街。古色古香的门额,瀑布般的彩灯、鳞次栉比的摊位,让这里成为了佳木斯夜经济的中心。

这里的美食不仅是果腹之物,更是一种文化符号。油坊胡同被授予“非遗街区”称号,不定期地举办美食节、民俗表演,让游客在品尝美食中触摸城市的灵魂。

再往前走,80余个风格各异的餐亭错落有致。既有东北传统风味,也有新派创意菜,堪称“舌尖上的黑龙江”的微缩版。中式与西式,传统与现代在这里碰撞,每一家店铺都蕴含着独特的味道。甜食区的烘焙糕点、水果捞等,为这场味蕾之旅画上甜蜜的句号。这里不仅是“舌尖上的黑龙江”,更是一座活态的非遗博物馆,传承着东北的饮食文化与市井风情。

吃饱喝足后,不妨放慢脚步,感受胡同的市井气息,见证着青石板上的时光标本。

斑驳砖墙仿佛是凝固的时光胶片,记录着母亲带领工人修路的集体记忆。坐在“有滋有味老油坊”的对联下,看美甲店的霓虹与特产店的幌子共舞,仿佛置身永不谢幕的市井戏剧。那些藏在烤鱿鱼香气里的童年碎片,正随着夜市吆喝声次第苏醒,仿佛一场永不散场的庙会。

油坊胡同里的美食店。



游客在油坊胡同品尝美食。

品尝美食 触摸城市的灵魂

踏入胡同的瞬间,你立刻会感到味蕾与这座城市的碰撞,像一场味觉博物馆的百年巡礼。

当阿根廷鱿鱼邂逅东北辣酱,当非遗认证遇上网红烤冷面,80个餐亭正在上演饮食文明的进化论。老王家铁板上的酱料秘方,藏着计划经济时代的味觉密码;而芥末虾球的爆裂口感,正书写着舌尖上的新派龙江。这里每个摊位都是非遗活态展柜,每缕炊烟都在烹饪城市的记忆。

你看,右手边第三家摊位的烤鱿鱼滋滋作响,老板熟练地翻动着铁板上的海鲜,辣椒面的辛香混合着海鲜的鲜美,让人忍不住驻足。以前能吃上一串五毛钱的烤鱿鱼须就是莫大的幸福,而现在,整只的阿根廷鱿鱼在铁板上卷曲着身体,散发着诱人的光泽,令人无法抗拒。

排队最长的“老王家烤冷面”摊位前已经围了十几个人。老板娘手法娴熟地一边摊开面,打上鸡蛋,撒上葱花和香菜,淋上特制的酱料汁应接不暇,一边情不自禁地乐呵呵地对排队人说:“我们赶上好时候了,虽然忙一点,但收入好啊,累点也高兴啊”。

烟火中,火爆鱿鱼和扇贝是“标配”,鲜嫩的海鲜裹着香辣的调料,咬一口汁水四溢;烤生蚝的蒜香、烤肉串的劲爽,让人流连忘返;章鱼小丸子、香辣油焖子、芥末虾球……每一种都是味蕾的暴击。吃完咸的,再来一碗小汤圆或炒冰果,甜品的满足感,瞬间抚平舌尖的躁动。

这里的美食不仅是果腹之物,更是一种文化符号。油坊胡同被授予“非遗街区”称号,不定期地举办美食节、民俗表演,让游客在品尝美食中触摸城市的灵魂。

再往前走,80余个风格各异的餐亭错落有致。既有东北传统风味,也有新派创意菜,堪称“舌尖上的黑龙江”的微缩版。中式与西式,传统与现代在这里碰撞,每一家店铺都蕴含着独特的味道。甜食区的烘焙糕点、水果捞等,为这场味蕾之旅画上甜蜜的句号。这里不仅是“舌尖上的黑龙江”,更是一座活态的非遗博物馆,传承着东北的饮食文化与市井风情。

吃饱喝足后,不妨放慢脚步,感受胡同的市井气息,见证着青石板上的时光标本。

斑驳砖墙仿佛是凝固的时光胶片,记录着母亲带领工人修路的集体记忆。坐在“有滋有味老油坊”的对联下,看美甲店的霓虹与特产店的幌子共舞,仿佛置身永不谢幕的市井戏剧。那些藏在烤鱿鱼香气里的童年碎片,正随着夜市吆喝声次第苏醒,仿佛一场永不散场的庙会。

用烟火气 留住城市的温度

坐在休闲椅上小憩,看着人流如织,不禁想起那副门柱上的对联:“有滋有味老油坊外飘香,无怨无悔小胡同里度春秋。”这或许就是油坊胡同的底蕴所在。它不仅是美食的集合地,更是一座城市的记忆容器。那些关于母亲修路、父亲留宿饼的故事,那些跳房子、等豆腐的童年片段……都在烟火气中悄然复活。

是啊,油坊胡同的魅力,不仅在于美食,更在于它的烟火气与文化碰撞所带来的思考。油坊胡同的改造并非简单的商业开发,而是一次对历史的致敬。它保留了老胡同的筋骨,注入了新时代的血液。在这里,过去与现在对话,味蕾与乡愁交织。日均客流量在1.5万余人以上,周末更是能达到近2万人,成为佳木斯夜经济的心脏。而这,正是“慢生活”最动人的模样。

当杏花香气漫过霓虹,这条见证计划经济困窘与市场经济繁荣的胡同,正以文化地标的姿态煨炖着城市的情感年鉴。它的魅力不在米其林星辉,而在每道小吃背后鲜活的命运故事——就像父亲偷偷留下的肉馅饼,永远温活着游子的记忆。这条胡同从历史中走过,却从未被时代抛弃。它用美食留住游客,用故事留住乡愁,用烟火气留住城市的温度。它承载着计划经济的困窘,也绽放着新时代的繁华;记录着普通人的悲欢离合,是这座城市永不熄灭的乡愁灶火。

或许,这就是文旅融合的真谛:让每一条老街都能讲述自己的故事,让每一处风景都饱含情感的厚度。油坊胡同做到了,它以美食为媒,将过往与现在、个人记忆与城市发展完美地烩成一锅令人回味无穷的“东北乱炖”。

这里的故事,是味蕾的狂欢,是文化的传承,更是一代代佳木斯人无法割舍的乡愁。所有经历,皆有感慨;所有故事,都有光芒。油坊胡同的蝶变,是佳木斯的缩影,也是无数中国小城的共同记忆。若你未曾来过,不妨选一个杏香四溢的傍晚,走进这条胡同,让味蕾与心灵一同沉醉。



油坊胡同里的餐食。



漠河行记

□王世茹

刚给老公过完生日,我们就决定一起游漠河。虽然是黑龙江省内的城市,但还是第一次去。导游说去漠河是为了找北,我想去看那里的人文历史、风俗人情。

在漠河的三天,大巴车在大兴安岭的八百里林海中穿行,森林郁郁葱葱,吸入的空气因所含的负氧离子高,五脏六腑都如在水中漂洗过一般畅快淋漓。

老金沟,是古驿道上盛产黄金的地方。自从那位鄂伦春老人在河边葬马挖穴,发现了含金的沙砾,消息像长了翅膀,引得淘金者蜂拥而至,无序开采。在14公里的河边有10万淘金人,有携带精密仪器的金发碧眼的外国人,贪婪地挖掘中国的宝藏。直至1887年,清政府派李金镛到达漠河,驱走外国人,正式拜山开矿,当年采得黄金两万两,走驿路运黄金直抵朝廷,这条路被称为“黄金之路”。李金镛被称为“金圣”。

老金沟又称“胭脂沟”,一说当年老佛爷用这些黄金和法国换了面粉胭脂供自己享受;一说沟里来了许多女人,专做男人生意,把黄金从男人的口袋里掏出来。那些女人浓妆艳抹,每天倒掉的洗脸水里漂着一层胭脂,其中一定还有一层是她们血和泪吧。

沉寂了百年以后,今天,旅游大巴车停下的地方,路的右边山坡上是李金镛祠堂,左边则是额尔古纳河的支流,“胭脂沟”写在一块大石头上,旁边还有原始的洗沙工具。这里如一本翻开的史书,任游人驻足。一声叹息是历史的回响,一声感慨是国家对矿产资源的保护。

在漠河,随处都可以看到“北”字。在北字广场,99块形状各异的石头上都写着“北”字,有象形文字、小篆、草书、隶书、行书、楷书各种字体,广场上的一方玉玺印下“金鸡之冠”,让我感受着中国最北端的骄傲。

晚上入住北极村,非常期待能有极光出现。天黑得很晚,晚饭后我在房间整理写下的一首首诗,枕着黑龙江的波涛和大兴安岭的林海涛,进入梦乡。

早上5点多钟起床,没有和大家一起去江边,而是与开住宿馆的孙大姐聊起天来。孙大姐正在给客人做早饭,锅里煮着大米绿豆粥,老伴买回来了馒头,她又去菜园里摘下黄瓜、香菜,拌了一盘小咸菜。孙姐七十多岁,祖辈从山东菏泽闯关东来到漠河,做过淘金、伐木、种地、捕鱼的活,日子殷实。她的孙子是现役军人,驻守在绥芬河,儿媳在镇上上班。孙姐说,她和村里的许多人家一样,开起家庭式宾馆。村委会大力支持,村办旅游前景良好。

她回忆说2002的3月,老伴照着夜里下崽的马驹,看到了极光,把她唤醒,那是她看到的最美的一次极光,持续半个小时,夜空中吉光闪现不断。

在漠河能看到极光是罕见的。离开北极村前,我在最北邮局买了一张印有绿色极光和年月日的明信片,宝贝似的捧在手里看着,想着孙姐说过的极光,心中的遗憾被弥补上了。极光是吉光,然而谁又能说幸福的日子不是一道吉光。

黑龙江是一条界江,界江与界碑一样,代表着国界线,神圣无比。站在北国之北,真实地感受到身后是强大的祖国,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——中国。

回程时,站在漠河火车站,车窗正对着窗台上一名铁路值班员,手里挥动着旗子。想到这将是我在漠河见到的最后一个人时,心中顿时充满对漠河的不舍,两天来,零散写下的七首诗也找到了关联的点,在这一刻如孔雀开屏一般,全部呈现。唯有不肯交出的是那份濡染心灵的感动,我要把它好好收藏,如一支香水瓶,什么时候打开盖子,都会嗅到满满的芳香。

本文图片为本报资料片



漠河境内湿地景观。

忆萧红故居游

□王颖

我曾在《呼兰河传》中与萧红相识,自此,去这位文学女神的家乡拜访,就成了我的一个心愿。去年9月15日,我的愿望终于成行。

当我站在哈尔滨市呼兰区的下车地点,观望路牌,一边是萧红大道,一边是南二道街。我看着路牌,并不感觉陌生,我在脑海里还原着《呼兰河传》中萧红故居的那些建筑。

萧红纪念馆位于南二道街204号,我沿着路牌的指向走着走着。不禁自语道:萧红,如果你还活着,现在在呼兰河畔会有怎样的感受呢?家乡的模样变了,你还能认得出来吗?

走进了萧红纪念馆。进门第一眼就看见那尊洁白的雕像,接着那似书般展开的“前言”进入了我的视野:“萧红一生追求独立、自由与平等,虽漂泊异乡,历经磨难……”看到这,我的内心被深深地触动了,是啊,萧红自从逃离家乡,就开始了漂泊的岁月,一个女孩儿,其中的艰难可想而知,最后还是客死异乡。

我边走边看边回想着萧红的作品。故乡的一切,已经深深地植入了她的灵魂,成为她灵魂的居所。现在家乡没有忘记她,为她修了纪念馆,恢复了故居的模样,让漂泊的灵魂,有了归宿。

我出了萧红纪念馆,随着人流走进了萧红故居。我想,如果萧红泉下有知,可以欣慰了。尽管活着的时候,家人的冷漠、逼婚,让她逃离家乡,但今日的呼兰给了她温暖,吸引她的灵魂回归故里。这熙熙攘攘的人流,似乎在诠释着:“有的人活着,她已经死了,有的人死了,她还活着。”萧红是后者。

萧红的故居里,按照她作品里的描述,恢复了萧红家的模样。在故居中,我还看见一棵大树模式的族谱,是以萧红(原名,张迺莹)祖先张岱为主干的。想着萧红悲凉的一生,看着这因萧红而呈现人间的张氏族谱和简介,想替萧红问一下她的父母和祖母,如果你们知道被天下人所知晓,是因为你们不待见的子女萧红,还会那样对待她吗?转念一想,萧红的命运是那个时代造成的,也不能全怪家人,那时不只是她,还有许多妇女比她还惨,比如,她笔下的“小团圆媳妇”。

我想着,走着,来到了后花园。我停在萧红小时候和祖父在一起的那座雕塑旁,她童年温暖快乐的时光,都被凝聚在这座雕像上了。



萧红纪念馆。

我在雕像旁照了相留念。

徜徉在萧红家五间正房及磨坊、西厢房、粉坊、草房、小偏房里,看着这些当年的陈设,不禁感慨:如果萧红现在还活着,回来看看,那是多么美好的一份感动啊!这里复原了她的家呀!有那么多喜欢她,因她而来“串门”,比如我,来哈尔滨,第一个想拜访的人就是她!

从萧红故居出来,在左前方,有一个“萧红文化街区”的长条石头坐落在那里,这应该是萧红文化效应的拓展吧。

萧红,这颗文学巨星,升空于1911年6月1日,陨落于1942年1月22日。不,她没有陨落,她依然还在星空上,金星上的一座山脉以她的名字命名。

萧红过早离世,是我国文学史上的一大损失,她不仅是东北文学史上一个醒目的符号,也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位有重要影响的女作家。萧红不只是呼兰河畔的,也是中国的,乃至世界的。仰望星空,她依然在星系上闪闪发光。那光芒,是她不屈灵魂的闪耀,是她不朽文字的回响。她以笔为剑,刺破了旧时代的黑暗,以情为墨,绘就了人性的光辉。

本文图片为本报资料片

请关注龙头新闻APP
文旅频道 妙赏专栏